星期

第四八號

天笑主任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THE SUNDAY No. 48.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一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民國十一年陰陽曆 月 發行

版權所有 不准轉載

星期

第四十八期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二角	二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冊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廣告價目

等第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四十元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雲林微步



汪鳳箏與畢玫樓



Li女士　　Le女士

合演之武家坡

廣東種德園著名良藥

婦科聖藥 烏鷄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眞正有效驗之烏鷄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廣東種德園老藥店

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止咳藥茶

每盒五角 每包一角

（萬試萬驗）

本園監製止咳藥茶普送咳者服之莫見不效始敢出而濟世此茶經年苦心研究揀選君臣良藥監製使其不寒不燥藥性和平不論新咳久咳傷風咳寒熱咳痰燥咳失音咳日夜咳及諸般咳嗽無不神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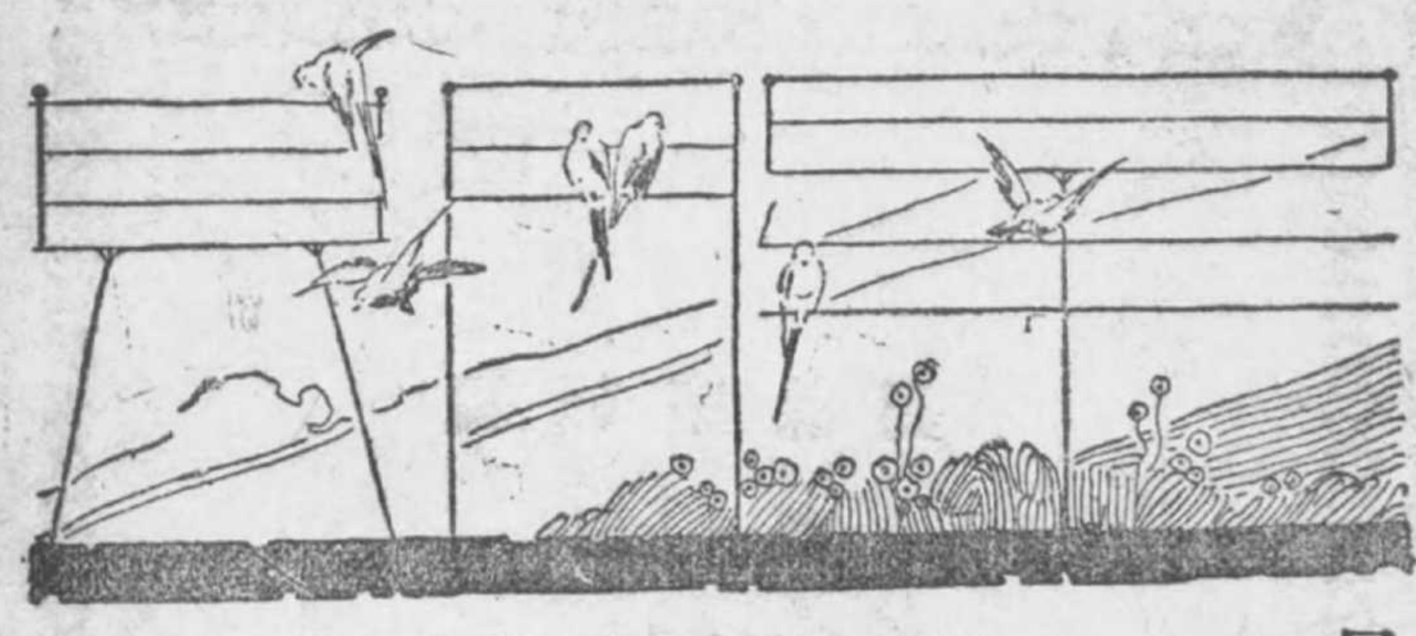
治咳聖藥 橘紅半夏露

本園創製此露研究經年靈效超[illegible]親選化州橘紅法製半夏配以化痰止咳貴品藥料去其渣滓吊其精液藥性和平不寒不燥耑治肺病無不神效茲將各種咳症略列老人多年咳嗽少年發熱咳嗽感冒風寒咳嗽肺熱痰火咳嗽喉乾音啞咳嗽痰喘氣喉咳嗽日夜連聲咳嗽無痰火盛咳嗽肺勞多痰咳嗽喉癢還寒咳嗽肺瘵骨蒸咳嗽腎虧氣虛咳嗽嗜烟氣弱咳嗽鼻衄咯血咳嗽哮喘氣急咳嗽以上各咳難以盡述如患有諸般咳嗽者不可不試方知此露之靈效也每瓶洋一元本園親選正化州橘紅每只售洋一元此乃廣東化州道地良藥化痰順氣止咳之妙品久已遠近馳名諸君光顧認明本園招牌庶不致悞


星期日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一週容易又星期。及時不儲蓄老大徒傷悲



寶塔牌
TOWER
CIGARETTES
寶塔牌。真可寶。烟味香。烟色好。烟絲細而長。烟價真公道。更有一語告諸君。此是完全國貨造。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星期第四十八號目錄





不自然的笑

天笑

社會上有一種習慣在交際界中宜以笑臉向人不宜以愁容向人大概笑臉能教人歡迎愁容每使人無趣這也和一個人的環境很有關係環境不佳的人往往想求助於人可以時常以笑臉迎人他心中雖愁苦萬分然而臉上卻春風滿面人家還不知道他究竟有什麼樂趣可知道他的笑是一種苦笑是一種被環境所逼迫的笑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笑是一種帶著哭聲的笑是一種不自然的笑

諸君不信隨地都可以取證你只瞧那馬路上的小販苦力車夫等等被警察所執一個巴掌打得牙齒裏血流如注他還是撮著笑臉向警察先生拱手難道這一掌眞是教人破涕爲笑嗎他就是想用這笑臉解圍不致捱第二個巴掌罷了其實這笑比哭也難過又如窮得斷炊的人向親友去告貸他未曾開口先要帶著笑說許多別的言語雖然也有向人垂淚的可是對人哭到底沒有對人笑的使人歡心減卻多少忌諱其實他這個環境已經沒有笑的餘地了這種笑也是比哭都難過

不自然的笑

言仲午先生他是一個小學教員他在前淸時代還是一個廩生他在舊文字上曾用過一番工作他於八股文試帖詩以外他也曾研究過那些詩賦詞章在當初卻也斐然可觀家道本來不甚豐裕然而以一個廩生的資格出外就館每年也有一百二十塊錢的修金差可敷衍度日那時內地的生活程度沒有如此的高一個寒士每年可得一百二十塊錢的館穀硯田所入可以算得豐收了加著言仲午先生爲人和易可親因此笑口常開很舒舒服服地過他的日子

科舉的不適於現時代已不能保存他的骸骨了可是在當初足以使一班寒士有一個希望心而且科

舉確沒有貧富階級所以一個赤貧的士子只要兩三次獲選可以致身通顯要是現在的學校制度那是專爲有產階級設的我想一個兒童從小學到大學畢業只怕要幾千塊錢纔得栽培成功罷試問一個家無恆產的寒素人家怎能得到高等知識的希望呢言仲午當時筆下很好尤其在詞章上致力親友們都企望他飛黃騰達是個玉堂中人物

科舉一廢說以後將在學校中選取眞才各處所謂大學堂高等學堂紛紛設立讀書人那時候都已人心惶惶不知道走那條路好也有人勸言仲午隨著時趨不要墨守成法了罷無奈言仲午家道寒微一則除了處館教書以外無處可以餬口如今要教他

丟掉了猢猻王一席另外去負笈從師這如何辦得到二則他年紀已經三十以外了家累又漸漸的增重了怎麼還能到那種新式的學校裏去隨著三五少年讀那愛皮西提算那加減乘除呢幸而這時候那種巨室不相信把子弟送到學堂中言仲午先生得以苟延殘喘

學校制度那時卻漸漸完備各處中小學校也漸漸的設立了那些富家子弟也漸漸有入學的志願了便是幾個頑固紳士一向罵學校爲放蕩青年的居然也願在自己家裏請一個英文兼教算學的先生每天來上兩小時的課言仲午先生因此益不自安他想這處館生涯可是終望不到底非改塗易轍不可恰巧那年的下半年他的館東被舉爲地方上的學董館東的意思就想把自己家裏的兒童送進學堂中讀書言仲午得有風聞知道明年的飯碗問題就要打碎

當時他就四處託人要在處館以外謀一件事他有一個親戚在上海一個某公司裏他認得一家報館裏的經理就把言仲午薦爲報館裏的校對倒有每月十四塊錢的薪水言仲午先生喜之不勝一來是打破處館生涯別換新空氣不至於飯碗落空二來還比處館每月多了四塊錢過了年辭了館他就到上海報館裏來了言仲午一向爲人精細而勤懇對於校對一職自然勝任愉快加以他爲人和易從無

疾言厲色對人常開笑口所以人家對於言先生也無惡感

言仲午的家庭有一母一妻一子可也算是簡單的家庭了起初他一個人在上海借住在人家一間湫隘的披屋內很感不便而一個月至少要回去一趟所費也不貲他和他的家屬久有移家上海之意可是十四塊錢一月的進款怎能住在上海那個房價高貴之地言仲午先生想校對是夜裏的事要在白天再謀一件事那就行了過了一年居然被他謀到一個某高等小學的國文教員每月有十六塊錢的薪水併計校對所得已有三十塊了這時移家之志已決當時上海的房價也沒有如此的貴他們租了一個廂房樓只出了八塊錢的房租可是言仲午要賺這三十塊錢卻不容易

原來當時報館裏的校對至少要夜間一兩點鐘纔可竣事要是沒有事兒的人明天起身稍遲卻也沒有妨礙言仲午卻是每天早晨八點鐘要到學校裏上課下午稍爲有一些兒空工夫就是一大疊的課卷都要由他改過剛剛料理清楚前一期的後一期的又接上來了到了晚間四五點鐘便急急忙忙到報館裏來一天要做十六七小時的工作怎麼來得及歷年以來精神已受了大大的虧損而且起初三十塊錢還可以勉強敷衍到後來生活程度日高雖然他的每月收入也比從前加些可是終覺得入不

敷出言仲午先生是個固執而拘迂的人他口內不言心中卻十分焦急

到後來中國失業的人一天天的多了尤其是中等階級尤其是那種校對與小學國文教員這一種職役不要瞧他是十幾塊錢一月的那種職業便是這種地位已有你搶我奪之勢言仲午是向來不和人爭競的可是人家漸漸想來奪他的地位幾年來他的精神也實在有些撐不住了一天偶有錯誤人家就把他辭掉了言仲午近來本來已經有些精神病可是於職業上尚無謬誤現在忽然受了這個打擊精神病因此大發見人常常作一種無意味的笑容但是小學教員的一職卻也早已被人排擠去位代替了親戚人家一個私宅館地教三個小學生待先生倒也算得恭而且敬可是他精神病發時對學生語無倫次書室中時時聽得一種笑聲引得學生們都也哄聲而笑那個館東想師道尊嚴怎麼常常聽得鬨堂大笑呢言先生雖然境況可憐但是我也不能耽誤了自家子弟那時送了他一年的修金半途中便辭了他的館

言先生得了這辭館的消息加上這一氣一急精神病大發可是他的性質素來是和易近人見人輒笑到了精神病發的時候言語已是模糊笑聲卻甚清脆人家有時去問他什麼話他總是向人格格的笑笑得人家很覺難過他家裏的母親和他夫人有正

事和他商量時他也只是笑家裏的人和他痛癢相關聽了他的那一種蘊著無量苦惱的笑聲大家都要哭出來他見了他老母哭泣他為所感動也一樣的垂淚可是一面拭淚一面又在那裏狂笑又過幾天他的精神病越加深了一個空房子裏寂無一人只聽得吃吃不已唉可憐啊這是言仲午先生不自然的笑聲

近世新文範

▼典室（偶拾）

鄙人前因乏嗣，曾於庚申年憑中吳忠心，介紹其族中吳陸氏為典室，三面言明以五年為限，一向和睦，今年十月內氏生一子，本應由其撫養，至期滿始歸鄙人領回，以繼嗣續，不料氏產後遽與鄙人發生意見，誠恐撫養上或有意外關係，茲特憑中議決，子由鄙人領回，當出洋一百五十元，歸氏養老費用，三面議妥，各無異言，從此與氏斷絕雙方關係，恐後無憑，特立離異據聲明為證。

張謙敬啓事

兩具裸體

吳羽白

我曾說過凡事司空見慣了便毫不爲奇但初次遇到一件最遭嫌忌的事而以不可避免的原因不能不去極力忍受這是何等的不快與苦悶呵我每在書室裏面擡頭看見壁上懸的一架裸體畫像便使我聯想到學醫的初期兩樣感觸最大的事我當時雖極力堅持着想用科學家的冷靜頭腦去應付但這一絲絲的不快觀念覺永久的鐫在我腦紋裏面不易磨滅呵

我是第五期的學生我校的解剖室那年方始建築竣事冷氣襲人的冰室深深的築在地底灰白色的牆壁淨無纖塵的立在四壁室中央六座解剖臺全是用磁磚砌成灰青色的窗簾反射光線進來覺得一種陰森怖人的空氣佈滿一室教授解剖的是個意大利人能懂華英德法四國語言一面擔任北京使館的職務一面兼着我校的教授每星期來三天那種冷酷無情石像似的顏貌至今猶留在我的心目中他一進課堂便滿堂靜寂先是默默的向着衆人突然的忽向某人發問如回答不出便繼續的問問得某人面紅耳赤跼蹐萬分時始嗤哧的冷笑一聲大家見

了他都有兩分膽寒便不由得不對於這們功課格外用功了

校長與警廳交涉的結果警廳允將無主認領的尸骸供給我校學生們解剖一禮拜內先後運到三具尸體都用嚴密的方法防腐制臭藏在冰室內別級的學生們用了垂涎的嫉視的態度來議論這事而我們一級的人都爲了好奇心所衝動切迫的盼望着下星期一第一句鐘的解剖實習

『Malaria』來了——解剖學教授的尊名是馬雜義三字音與瘧疾原名相近故大家以此戲呼之——我們三十一個人魚貫的入了解剖室我的目光最先接觸的是中央解剖臺上一具尸體全身用白布蒙着同將入殮的死人一般的擺着很濃厚載鼻的石炭酸氣一陣陣從尸體身上發出來我們那時緊張着的心弦恨不能趕緊揭開一看但又希望永是這麼用白布蒙着不要揭開這樣矛盾的思想橫亙在我的思域內面那時全室靜悄悄的只見助手們憧憧的往來遞取器械馬教授穿了白手術衣襯着那無血色的皮膚益發顯出那面貌的慘厲

赤裸裸的尸體露出來了我們緊張的心情稍爲弛緩下來但尚有惟一的希望便是尸體顏面上覆的白布尚未揭開倘若一經揭開我將何等的嫌惡與不快呵馬教授的衣角偶爾將這塊覆面的白布牽動我們便受了一驚終於無法可想這種被嫌惡的

事實是不可避免的是非嘗受不可的呵

最後的惟一希望和平之幕竟被他一手揭開了突然有位同學因吃驚過甚失聲微呼起來教授用他銳利的目光怒視着我們一羣人都被迫的注視着了那可怕的灰白色的『死人之面』突然呈露在我眼前我們的視線常想努力的避去接觸但終於無意的接觸了吃驚嗎毫無可以驚懼的原因當然不至於嫌惡嗎那尸體的面貌何等的安閒靜穆慈善和平呵閉合的眼臉下垂的唇角不是同睡熟一般嗎他是個神聖的犧牲者是一具有價值的遺骸我們對於他應該表示萬分的敬意方始不負死者一番供獻於我們的厚意呵我們尚有嫌惡的餘地嗎我們思至此處便不由得肅然起敬這一回事是我求學時代一件很可記念的刺激但以後逐漸的習慣了便也了不爲奇

一次是在花柳病科診斷室裏逢到我們臨症實習那一天來了一個就診的幼妓正在妙齡時期姿容以及裝束都有相當的豔美大家的視線都受她的吸引我們共推了善說『蘇白』的唐君去詢問她病歷一切那同來的鴇婆指指畫畫的說了一大篇什麽小姐呵『清倌人』呵什麽不可思議的原因得的下體病呵花柳病教授是個富有興趣而喜與學生聯絡的日本人一進門後唐君便鑽到他的耳邊咕嚕了幾句日本教授點點頭我們知道是允可

了。便靜待着『秘密之發現』教授命這個妓女匯到手術臺上我們一羣人的心理又緊張起來但非不快的心情而是一種愉快的期代在久慣醫療的日本教授是司空見慣毫無感動的命令着而我們初涉門徑的豈能不感到奇異那妓女羞澀着延捱時間不肯脫去衣褲但那鴇婆開始強迫着替她脫除了那時正在秋初薄薄的單衫一經脫去一具赤裸裸的人體便豁然顯露出來豐潤的肌膚白皙的體表尚能保存着原有的處女美但褲子方始解脫之際一陣特異的臭味直衝進我們鼻觀幾乎令人作嘔再一細看立刻令人嫌惡厭避之不暇與起初所期待的完全相反那汚穢變色的患部一串串的Kondynom像醃肉一般的顏色再加上那高低不平凸凹起伏的樣子令人何等的嫌惡呵但無可奈何仍然得聽從教授的命令替她洗滌施治這是第二件刺激的事但此後也漸漸的習慣了毫不爲奇不但無所欣喜亦無所用其嫌惡了。

我至今追憶起來尚是不解何故同樣的手術臺上兩具裸體我們對此的觀念大有憎愛之不同何以對於死體初恐怖而後變爲愛敬何以對於病妓初欣喜而後忽變爲憎惡呵這種心裏的變遷究係何故呵。





白菜心

夏罔生

伊是一個極醜而且不會說的婦人人們都不理伊並且批評伊八個字「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所以伊雖是處在這大城裏人烟稠密的所在而可以說伊實在等於到了無人跡的孤島裏了左邊鄰居是位寡婦因爲長得美皮膚嬌嫩得和捲心白菜一般因此得了外號叫白菜心白菜心委實名符其實青年守了寡心同止水一般純白無瑕許多俏麗的少年作出種種懇切的舉動去媚伊伊只略微向他們笑一笑

白菜心最討厭這位醜鄰居以爲伊是人類最汚穢最可笑的了常咒伊說菩薩什麼不將伊淘汰了淘汰了伊好像潑了馬桶於是醜婦人除了和伊的不同類而同情的不爲人所歡迎的小狗相對外簡直沒有其他什麼幸福咧

罔生想閱者對於醜婦人或者也沒有什麼美感而去憐恤伊處在這孤獨而淒寂的地位甚至也存着白菜心的心理這呢是應該的因爲人的眼具有審美的能力不美的自然不必去留意不過罔生有一個疑問『人的美究在何處』

＊＊＊＊＊＊＊

『白奶奶我知道自己很冒昧不應該討你的厭我……』醜婦人

沒有勇氣怯怯的說

『什麼什麼我想我同你並沒有什麼關係你應該知道我是好靜的人昨兒區長來調查戶口我怕麻煩還跑到毛七嬸家避一避呢』白奶奶掩着伊的鼻子睜圓了杏眼這樣說

『不是……沒有什麼多話……我想奶奶可以允許的……其實我很難開口……或者……求你……』醜婦人一張粗黑的臉急和羞漲得紫豬肝一般紅毛孔裏分泌出一種有氣味的油斷續着向白奶奶說

『哦我知道了你大約是想借錢不過……』白奶奶帶着譏刺的微笑『不過你覺得沒有什麼阻礙着你的舌頭麼』白奶奶又發出那不可意思的嬌笑兩個笑渦和羊脂玉上帶了一點嬌紅的顏色美麗極了

『求奶奶助我……我媽昨天來信說病重……這正是用錢的時候偏我缺了錢……五天後一定歸還……那麼隨你要幾分利息』醜婦人幾乎哭了

『這個……那個……噯我這幾天也是愁着沒錢買麵』白奶奶說着回頭看看箱子『你知道現在麵又漲價了昨天是誰說來着連着不下雨還要糟呢你吃過飯了麼毛七嬸大約等急我了我該去看看他』

『不……再不……那個雖不值錢却是……奶奶我將狗押給你』醜婦人急得更說不上話來

『哦毛七嬸大約等急我了你吃過飯了麼』白奶奶鎖上門嫋娜走出去俏麗的少年忙將手帽揩揩臉

※ ※ ※ ※ ※ ※

天下有些想不到的事白菜心因爲過於純潔便爲一般不純潔的所忌妒起初大家散點流言後來又將流言附會成事實於是一件意外的汚穢的災重重將白菜心包圍住了警廳承認伊是暗娼不免將伊拘去審問

廳長　你是白菜心麼幾歲了那裏人

白菜心　是的今年三十六歲本京人

廳長　你丈夫死了你應該規矩些

白菜心　(羞紅了臉)不是……老爺我沒有壞事

廳長　這個你不必抵賴人人皆是這樣說你你要明白人人皆說你不好你必定總有點不好呵

白菜心　那是他們謊言我決不能承認的

廳長　(冷笑注視着白菜心)這樣的案子我很辦了幾件起初他們都像你這等抵賴後來有了證據……來

(甲少年上)

甲少年　廳長我是很知道的七月裏那一天夜裏三點鐘我親眼看見伊的門忽然開了走出一個少

年伊對少年說我的哥哥你怎麼這樣很心可是隨你肯不肯你別讓別人知道了我的名譽要緊

（乙少年上）

乙少年　廳長我現在也不必隱瞞了那少年就是我

白菜心　噯呀（心痛的哭）我實在不認識你們兩人

甲乙少年　（微笑轉面向廳長）人是最狡猾的

廳長　是的婦人的眼淚尤其利害

＊＊＊＊＊＊

第二天報紙上本京新聞欄裏第一條便大書特書某門某胡同暗娼白菜心被捕更由編輯的先生添上許多前因後果於是白菜心便和掉在深淵裏似的自己萬不能爬起來咧

廳長是個好人他的志願想將暗娼禁絕常對他們說你們上了花捐又何致被捉呢他審問白菜心的後三天早晨接着一封信信上歷敍白菜心品行的純潔自己和伊是隣居能够拿名譽和職業擔保白菜心不是暗娼請廳長將伊釋放廳長是個好人是不憚煩絮又提審了一次

廳長　白菜心你歡喜打牌是麼

白菜心　是

廳長　你又歡喜喝酒並且醉了歡喜唱曲是麼

白菜心　是

廳長　你丈夫死了你起初想嫁你妹夫後來你和他說他不肯是麼

白菜心　(羞得飛紅了臉)哦老爺我不抵賴全是的

廳長　你懷很心想害死你妹妹……

白菜心　菩薩……我是有這種心(愧悔的痛哭)

廳長　你藏着錢不接濟一個可憐的婦人致使伊母親無力醫治死了……

白菜心　(眼睛瞪得很大有一副懊悔幾乎發狂的狀態喊起來) 他母親死了麼可憐……是的這事是有的那時我有五百多塊錢藏在箱子裏

廳長　(微笑)白菜心你是個好人你很誠實誠實這是你沒有壞事的第一個大證據你可以宣告無罪

白菜心　(哭着不能說話)哦…………哦……

❀ ❀ ❀ ❀ ❀ ❀ ❀

白菜心對毛七嬸說七嬸我這次眞晦氣那間房子住不得了……毛七嬸搶着說道您想對門就是一個晦氣鬼怎麼不晦氣呢搬到我這兒來罷我也不會吹牛橫是你是知道的你我是知己換心的朋友替你想的招兒沒有錯來來來我們先上棹(打牌)哦我櫃裏還有兩瓶白蘭地你自己拿出來喝罷

記盧毅安相人術

羅癭公

權量●湖北人●交通次長●一日清晨●余閒步中央公園●逢盧立談●權過焉●與余小立●數語別去●盧詢何人●余告之●盧謂此人不久必干刑憲●當入獄●旋謂入獄尚可免●然訟事經縛非半歲所能了也●已而吉長鐵路貸款事●被逮●保釋●久之始免●

陳國祥●貴州人●衆議院副議長●致富六七十萬●一日會於梁任公宅●盧見之●私告其友●謂其人鼻形●突起突落●致富極驟●然驟落淨盡●則必死矣●問何時●答傾敗在一月之後●死亡在度歲之前●陳旋以購盧布傾其產●大病月餘●死不及度歲矣●

痕跡

后哲

我的心板上已鐫着很深刻的痕跡了這種痕跡可以算得是墮落的紀念現在猛烈的覺悟了要把痕跡來磨洗恢復原有狀態可是人們遇着過特異的事故內在的感想就有久遠的存在無論在什麼時候一提便又想起來所以我越是要使這種痕跡消滅倒越是記憶得牢固前塵影事不時的如潮水一般在方寸中澎湃使我感受着不快我得說一聲『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咧

我既不能把痕跡磨洗而消滅祇有一種消極的法子索性把痕跡的歷史寫幾段出來以爲懺悔我希望從此以後不要再有這種痕跡鐫到我心板上來增加我的不快之感呵

一

距離現在已將近兩年了還是在漢口的老圃那時正是新春天氣嫩寒未退老圃裏的柳樹還不敢大着膽子抽出來葉兒才生了不多大望過去一排如同染了茶青色差不多樹上的鳥鳴和屋子裏的歌聲互相應和聽來着實賞心悅耳許多游人或立在池邊或是假山石下各去尋他們自己的快樂我一個人也是帶走帶留的打欄杆旁經過忽然的看見

痕跡

伊了視線就自動的放了過去只覺伊渾身上下無不爲眞美所充滿當我回去之後曾塡了一首歪詞描寫伊的美態還記得上半闋道『態娉婷容窈窕天賦風流人面如花好欄內笙歌欄外道是處蓬山探未勞青鳥』我覺得這幾句描寫得還嫌不像咧

我沒有聽見伊說過一句話也可以知道伊多分是湖北人因爲伊走向漢調劇場去聽戲了我對於漢調向來是不愛聽的可是這天也在那兒坐了一個多鐘頭直等到伊離了座位便跟着出來伊又立在眞我照相處的門口向玻璃框子裏陳列的許多相片一張一張地細看眞榮幸啊我在黃鶴樓所拍的一張照也陳列在那兒被看到伊的眼內了

二

太陽漸漸地向西邊下去還留着殘餘而鮮紅的夕照映在美麗的地方美麗的人身上越顯得好看啊伊也好像隨着太陽似的不在這兒停留了我因爲還有別的朋友在着不能彀就走只好望着伊的芳蹤遠去至於望不到爲止

萍水相逢的見過一次原沒有懷戀的價値所以隔不多時這回事就淡忘了偏生過了十多天又在馬路上和伊一度相遇怎不如同觸了電似的把前番的情形勾引起來不過彼此都坐着車子打個照面就背道而馳這兩回遇着也是極平常的事我的心板上何致就鐫下了深刻的痕跡我所最不能忘的要算是最末一次了

萬惡的環境不許繼續我在武漢的生活況又是武昌兵變的當兒風聲鶴唳人人都存戒心我只好離棄我旅居一年的漢口帶着驚慌和失意而歸去心裏實在有無窮的傷感咧提着行李無精打采的正向輪船上走一頭又撞到伊了眞是出乎意外不覺四目相注各人都現出訝異的樣子來要在平常日子我常以這種際遇為難得為快慰可是在這無聊的時候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想咧脚底下走着不自主的慢了下來只恨開船的時刻已逼近了不能容我遲疑不得不鼓着勇氣向船艙裏去忽忽的把行李部署停妥就又跑到船頭上來那時船的搭板已經拆去船身也蠕蠕地開動還看見伊立在碼頭上引眸遠望與我的目光遙遙地成為交點怎奈不情的江水一剎那間已把我愈送愈遠不能彀再看到我了然而我心板上的痕跡到如今還深深地鐫着

二

朋友的好壞在交情最相得的時候是分辨不出的因為他的好壞已為情感所蒙蔽了除非到疏遠之後才可以回想得到即如我對於遠濤起初何嘗不是承認他為良友鎮日價和他在一塊兒吃喝玩笑要好得如火熱一般覺得他一言一動無處不湊我的趣可算是我的眞知己了唉現在想起來我的墮落雖然是出於自動然而引我向墮落之途去走的

便是遠濤啊。得了遠濤的介紹能彀和小珏相識得了金錢的助力居然就和小珏接近了我有生以來還沒有遇過親近女子的機會在這時候自然是以爲伊溫存可愛萬分的快樂眞有所謂『願作鴛鴦不羨仙』的氣概咧那曉得過了兩個禮拜我和遠濤再去時就看不見小珏了問起那邊的人來才知道伊的出來是被旁人拐帶的現在伊的父母把伊找回去了。

我和小珏從前沒有什麼關係從不相識而忽然親近曾幾何時又絕不相顧的各走各路這是何等的可怪怎不使我有所感想呢。

以鳳媛這樣的人竟在倡門中討生活眞是可憐可惜。

我頭兩次和鳳媛見面都是在游戲場裏後來得着機會就到伊的家中去了起初原不過是閑了沒事去坐坐消遣却不料伊的表姊蕙媛很有靈敏的思想和動聽的談吐蕙媛第一次和我談話就評論婦女的美醜曾說道『在男子目光中斷定女人家的美醜是不足爲憑的因爲男子差不多都先存有作用所見就不免有偏了惟有婦女看婦女彼此同類是的確不移的至於一般人以爲唱戲的總比平常人好些這也有層原因大概一個人情願拿了錢去看戲心目中已存了好的觀念看來自然是格外好

了」伊這幾句話很有見地使我十分的佩服估量伊一定總讀過不少的書果然不錯伊現在還常常喜歡把紅樓夢重複的來看和我談起來頭頭是道咧

蕙媛的談鋒和鳳媛的靜默恰恰地成為反比例能殼感動人的究竟還是靜默所以我在不知不覺中就和鳳媛增進熱度了伊因為智識薄弱還能保守住固有的天真處處總拿真感情來接待人并不曾染了倡門中的習氣這是最為可貴的其實也是最可憐啊

我記得有一天向鳳媛問道你對於男人喜歡什麼樣子的伊道這句話說了你別生氣男人家實在是最可厭的沒有什麼好喜歡我道你可惡男人家的原因我已猜着了大概你從小就受男人的蹧蹋所以見了可惡可是麼伊道并非我說假話倒不是這個原因連自己也不知其故往年在小學校裏讀書的時候和男孩子坐在一張桌子上就不情願總得吵鬧着分開來才息這也是生就的一種怪脾氣罷我道你既是這種脾氣偏偏地要幹和男人週旋的生涯精神上豈不是很苦痛嗎伊聽了我這話急速的把頭沉下帶着嗚咽的聲音說道原是呢這都是我爺娘的意思我不敢反抗也許是我的命該如此啊……伊本來是低聲慢氣的說話說到這裏就不開口了多分是伊傷起心來咧

那一夜是很冷我在鳳媛房裏烘火鳳媛也坐着談了一會就去了鳳媛忽地把房門關上我倒很詫異只見伊走到櫃子邊拿了兩個陳皮梅來給我吃我一壁吃着一壁問道你爲什麼要關起房門來呀伊笑吟吟地說道鳳媛這人很輕薄伊看見我拿東西給你吃一定要嘲笑的所以把門關起來我聽了也禁不住點頭微笑覺得伊到底總脫不了天眞中的羞澀

我第一次和鳳媛會面是在游戲場裏我最後的和伊會面也是在游戲場裏這兩番影事眞使我不忘啊——我們倆在文明戲場裏看戲我坐在前面伊坐在後面當看得有味的時候兩個人幷不交一語旁邊許多來往經過的游客看見了伊都不免站下脚來評頭評足還有些三五成羣的說出種種不堪的言語我曉得這是游戲場裏例有的現象却是不以爲意看了一回戲有些不耐煩了就和伊到別處去走走在無意中我向伊說道剛才戲場裏好多的人立在你旁邊那種樣子實在難看得很你也曾覺得麼伊道怎麼不覺得所以往日我說男人家最可厭啊我道倘使他們竟都不惜金錢要來和你接近你却怎生對付呢……伊的形容忽然愁慘了更表現出不可名狀的態度來很不自然的說道我前世裏不曉得作了什麼孼如今來受罪我是一無對付只聽爺娘的擺佈……我的爺娘只要有錢到手不

管什麼人的也不管我的死活……我已經不能算是人只好說一個公衆的玩物……伊還吞吞吐吐不斷的朝底下講我可不忍再聽了連忙阻止道不要多說了時候不早也得回去罷伊果然立刻就回去臨走的當兒好像已明瞭我的意思幷不再說什麼一逕去叫車子我見伊去得遠了也慢慢地歸寓心上如受了針刺一般從此後就替伊格外可憐但是竟不忍再去看見伊了到底對於伊至於遠久總不能忘懷

巴黎花市

昭實

今年秋間巴黎氣候嚴寒爲十數年來所未有中秋後大雪紛紛花草因之凍萎者不知凡幾諸聖瞻禮節之日（十一月一號）巴黎市排攤售花之婦女每一小束紫羅蘭索價一佛郎半一束冬青索價兩佛郎其他各種菊花每束索價兩佛郎半至九佛郎不等然各店鋪街市仍排列極美麗之鮮花無缺少者聞皆從南方遠處運來運費併計故價甚昂耳

▼杭州雜詩

（徵•字•）

營門歸馬踏長衢•坐對烟波想故都•山水有靈吾豈誑•此來端不爲西湖•

綰轂東南倡止戈•一家杭滬免誰何•湖濱逆旅持名籍•記得諸侯客子多

酒盞當欄擕妓客•簑衣衝雨采蓴舟•寒煙荒梗成今度•夏景怱怱不肯留•

雙槳夷猶戀夕暉•尋人不遇不空歸•湖游半日仍粗了•只欠山兜上翠微•

林墓梅花開未開•孤山須是厭塵埃•平湖秋月偏相近•昏黑循堤獨到來•

十八年前湖上夜•行宮門外月如霜•我生只此泛舟役•說與故人應斷腸•

精忠恨不國威揚•保障長思捍海塘•千載浙人還浙士•岳王恐合讓錢王•

潮弩方澌百越羞。甌閩地蓋古揚州。相從漫有江湖意•野鶴閒雲愧貫休•

鋤蘭記

胡憨珠

鋤蘭生曰人言生不幸爲女子更不幸爲人妾斯言誠然蓋造物秉天地靈淑之氣誕生女子何異秀蘂幽澗之中萌茁蘭蕙彼葳蕤之葉馥郁之香凡爲遊客者宜盤坐松根相對靜觀則其欣欣向榮逾呈嬌態若剪除故根移植玉盎實諸棐几之上湘簾之前雖受遇至隆但本性已傷及其花萎葉枯能不擲諸穢地屏之室外而誰復念其昔日曾爲深澗邃壑中之幽香哉此固不幸爲蘭更不幸爲玉盎中之蘭也言夫女子則或爲紅樓閨秀或爲小家碧玉自其呱呱墮地時於將來之命運固混沌難知迨其長成而一生之哀樂因以判焉彼百輛迎迓宜室宜家者正如幽谷之蘭即遇莽風蠻雨自有無言之巖石爲之庇護使弗受摧折生受無窮之福至若嬌藏金屋春入青樓是何異荏弱之蘭納諸玉盎深閉斗室其能存者幾希耶曉霞不幸爲幽香之蘭而我薄倖竟爲鋤蘭之人嗟夫吾負曉霞吾甚負曉霞也吾之識曉霞在壬子之春時民國肇興共和奠基吾已畢業中學親友慫恿入法政以數載之後即可冠峨冠坐高堂爲民上而司法也余慕其說

[illegible][illegible]記

逐襆被至杭垣入校肄業焉一日訪鄉友於旅邸友適外出吾乃閒坐室中以待其歸坐甫定陡聞隣室有呻吟之聲吾素好與人事就門隙而瞰之則見一中年老者偃蹇牀褥骨瘦如柴形癯似鶴呻吟之聲亦以力弱故時斷復續榻傍站一女子年可十六七雲鬢蓬鬆玉容慘淡且以眼淚畢畢注視老人之面哀聲頻問曰阿父心安未氣舒未痰消未顧老者模糊似睡不則一聲時張口噓氣而已景象淒慘不忍再睹遂歸坐吾友亦來談次於無意中曰君比室一病者終朝呻吟君得毋充耳不聞耶否則將何以安枕吾友聞言蹙額曰可憐者此老是亦宦海中人之借鏡也余曰君自鄉間來甫經三日何知之綦詳友笑曰子素以敏稱今何愚者斯頃吾以彼之歷史將所聞者一一告於子子猶未三日而得知之於俄頃也余亟引咎曰予過矣予過矣請君明以告我友曰吾至杭卽下榻是間以地處中樞便出入也嗣聞病者呻吟之聲時度板牆而過擾人耳膜心雖厭之繼念彼與我等是作客耳設我不幸臥病旅邸則我猶彼也於是厭惡之心頓釋而反動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欲扣門咻之而惜無有由乃招侍者前而訊之侍者一一爲余言之甚詳蓋病客姓辛名芝橋爲楚南產遜清時爲皖北汛地武弁顧性生狷介不善鑽營故李廣老去封侯難期會去秋革命舉義而辛翁之官命竟與清皇帝同時告終辛翁落魂異地生趣

毫無鉅料無情碧翁乃陷其於困極之境地猶不慭憐而又加以慘酷之命運甚矣其傷心也彼既失爵祿而其夫人又於同時病歿買櫬市衾盡罄平日所蓄遂將旅櫬寄寘蕭寺室中雜物貨之一空遵皖江而下至於武林蓋辛翁以湘兵遍滿各省武林營伍中當有同鄉覓一棲枝意似較易也庸知革命之後杭州所駐之兵咸由台州新嵊所招故辛翁尋訪數旬竟無所遇旅費又罄苦無告貸悲死愁生益以憔悴遂病倒旅邸不能復起君思之哀乎不哀亦可爲亡國大夫之末路矣余曰翁有子女幾人友曰聞侍者言僅一女郎繼又拍掌曰孝者是女緹縈崇嘏之流也彼中郎有女豈足以稱翁女者余笑曰君安知

其孝父母生我鞠我致於成人及父母有疾爲子女者自當親奉湯藥以盡厥職況茲在窮途之際則自應爾爾今子遽以孝稱女得不爲識者譏乎友曰君言雖是然吾之稱渠孝者是有目睹者在焉子不信今當爲子言之昨日午後聞女郎囑侍者請醫逾時醫者來診視後頻搖首謂病大難且不肯定方謂藥重則翁將不勝輕則無濟女郎固請遂草草開方而去然翁飲後仍無起色吾以客裏寒夜孤檠相對而病者呻吟聲女郎啜泣聲藥鐺沸溢聲時度板壁而過擾人不寐雙目瞑瞑默數更漏俄聞鐘報四下意當破曉忽覩燭光掩映而沉檀香氣馥烈亦穿罅隙而來似訊人胥來安未余怪而靜聽之則女郎房中

乃有窸窣之聲吾於是起就板隙覘之見女郎方就香燭之下高捲左袖輕露玉腕右手持利剪猛向玉腕盡力而下言時余友顫聲而續曰我友乎子亦知女郎之所事乎噫彼利剪所至而彼女郎肥嫩如玉之塊肉乃隨剪聲而俱下鮮血淋漓點滴如殷紅之珠顧女郎毫不介意徐徐撮香灰按置創處余睹至此不忍復觀君思之此荏弱之女郎非割股療親而何稱其孝女宜乎不宜乎余不覺點首歎曰有是哉君之獎譽非謬言也時吾二人談論方酣乃陡聞女郎作聲曰『主人能鑒諒我父女客裹無親乎吾父病勢如此設移榻別處誰肯納我……至於吾父一旦不諒終不連累主人』余乃與友又就板隙而窺則見逆旅主人手持賬簿怒形於面踞坐椅上女郎則愁鎖雙眉淚承兩頰侍立於傍哀聲乞憐既而主人睜目曰姑娘試思所居之室所食之粟誰不以錢而得者設諸客皆安居坐食不名一錢則吾輩不將喝西風耶女曰人非草木焉得不知奈行李衣服苟值錢者付質一空無已希吾父病有起色當致信各處親友作將伯之呼言已泣下而頻回首顧床上病父若恐驚鬧而使之重憂者時余又不忍再窺乃曳吾友之袂歸坐座中余乃探懷出二十金與友曰若將去贈與女郎暫為病者治理藥石余以年纔弱冠以金贈予一不相識之女郎吾雖自問無他然世人懵懵不諒余心必致紛騰物議子年長可偽言與病

者曾有一席之親茲見困頓若斯故分金助之則外人不疑而女郎受之亦可心安至其旅費等君可任之吾明日當懷金來爲之還債但囑女郎弗悲善侍乃父也友固父執與余爲忘年交聞余言頗稱善而己亦捐二十金如余言持去女郎再拜而受友返余亦揖友而返校焉

法政學校原非他校比除聽講之外上課與否皆任諸學生蓋主事者原以新國成立法律更變趁此際作投機之業而吾儕輸出金錢亦不過圖賣得片紙爲法學士之頭銜故同學之中上也者徘徊於三竺六橋間領略湖光山色下也者選聲徵色流連妓寮若吾之終日埋首案頭誰不目吾爲痴生然吾之所以如此者是有所警策於余後也余不幸生而先嚴見棄賴慈母得以成人吾家有負郭之田百畝臨水之宅數楹先公以綢商起家有綢肆二設於杭紹之城市及先公歿余母以婦人不諳貿遷術遂將二肆託舅氏爲之經理而以吾家資本作爲存款每年取子金補家用焉及余年十六而母氏病時余方在中學肄業也聞而歸侍湯藥者數月我母知不起乃招舅氏來亟爲吾謀娶以從俗例冲喜之舉幸而病愈可早含飴以享弄孫之樂然謀娶之舉老人未病之前固早議及矣大凡內地愈溫飽之家則嗣續之念愈熾吾家世傳單丁父又早歿故吾母十載茹苦辛余成立恨不能今年娶媳明年弄孫傳呼階下即不

幸則送死舉哀多一人彌足增泉下之榮也議成即行詎知彩輿臨門之日即吾母化鶴之時喜終不見凶已隨降從知無識之舉誠烏足以爭造化之權不過孝幃素帳之中啼泣有人耳喪葬事了余仍赴校以繼我業家中諸事盡付余妻而總挈其事者則有余之乳姆王嫗在焉王嫗自余墮地時即至吾家忠愨有古風余母在日凡出納大小諸事莫不任之而嫗行之能井然不紊新婦年稚不審所事吾之無內顧憂者咸嫗之力也余之身世既如上述則知余以孤露之身又焉得不思奮進豈可以玩日愒歲以自隕越而貽地下之悲乎及吾中學畢原擬北入大學無何革命風起此議遂輟然余顯親立身之心未嘗稍殺故入法政學校以來閉戶自修不與若輩伍冀他年在司法界樹一幟耳自是於無意間遇彼困苦之老人且許以佽助乃不得不爲澈終之謀是以翌日午後余乃不待散課即告假至友所友見吾而笑曰子來何早也余亦笑報之曰恐君望我正殷耳乃探懷出金擬呼逆旅主人以予之友曰若輩匪善類見有人慷慨出金必多增額外之索當問彼女之究竟也友去旋至曰得之矣以日記小冊授余且曰所居所食盡載靡遺計之可也余遂展觀見簪花小楷密寫烏絲於是知彼女果能文也余方展讀女郎搴幃入有所呈示吾友及見余返身欲出余友止之且將余之名姓一一介紹並告以昨日之議彼女郎聞

之則俯首不語亦不言謝而兩行熱淚已如串珠斷縺索而下余亟慰之曰姑娘勿悲且可弗疑余爲匪人要知余之所以捐金實哀尊甫之衰病而敬姑娘之孝行也且伶仃父女落魄異地呼籲無門將伯誰助吾家雖匪富尚堪分粟惟希尊甫弗藥而願姑娘亦弗哀思毀身也女郎乃以袖掩面涕泣而去此若在他人必以彼女郎爲不仁而我服其感激之私較之口不絕銜環結草之感恩語者實爲有逾矧余之出金原動於一片惻隱心耳豈有望所償於我耶於是遂招逆旅主人以金予訖即返校翌日天方黎明余方擁衾讀講義侍者以一函授余視其外固余友所書者亟剖讀之中述女郎之父夜半離世速代理喪務云云余不待讀竟即離床啟篋懷金而出忽忽至逆旅主人見余至迎語曰先生來甚佳逆旅客歿例須稟明官廳而後殮余亟搖首曰無庸客非孤身有其女在主人再欲言余已行矣吾逆知其舞劍項莊意在沛公彼之言此欲詐得幾許金錢耳及入余友已在彼女之室余因亦往視則見可憐之辛翁瞑然仰臥而覆紅紙女郎傍坐慟不成聲默念老翁在日愛女情深終不忍其哀毀至斯而今任女郎淚涸聲瘖萬不能再起嗅咻其可憐之愛女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余友躞蹀室中已見余趦趄門外乃亟曰君來耶大佳大佳余眼幾穿矣余不答第出金授之曰君速往市櫬暨衣衾來余友將命去邇時室中沉

寂惟女郎啜泣聲猶時時入耳半晌余乃啓言而問之曰姑娘尊甫之柩須搬回湘地耶抑葬於斯土耶斯吾與彼可憐之曉霞實爲第一次之談話也彼乃含淚曰可憐吾父以衣食奔走一生自妾有生以來從未見吾父一回故土蓋去鄉萬里歸兮實難況吾父官不過武弁糧不過五斗一家數口坐以待食烏有此餘資作回鄉之舉哉而今棄儂而逝魂兮有靈其或化鶴歸去一省故鄉廬墓也余曰信如姑娘之說則尊甫之柩惟有葬斯土耳然西湖山明水秀景物宜人尊甫正首是間亦不無冥福今且暫厝丙舍後當擇一幽僻之地爲其營造塋墓耳女郎點首時余友市槻亦回並屬士人數輩爲之成殮斯時女郎之哀慟余實不忍復以語形之於是移柩厝於丁家山麓之丙舍事既竣余與吾友密議所以安置女郎者蓋不欲蹈爲德不卒之譏也友曰彼女郎已爲我言之詳矣彼無家可歸早欲自裁從泉下以伴其老父以受君之恩尚未酬報欲報無力則惟有以身報君願儕於婢妾爲君捧硯添香也余亟曰是烏可余豈以小惠以乘人之危而濟吾欲耶人其謂我何余與吾友方談論彼女郎翩然遽入余起立讓坐且謂之曰方今歐風東漸女學盛創鄙意欲將姑娘往送女學三年學成即可立身社會足謀自食終身可不仰給於人姑娘於意云何女郎曰君爲儂計可謂盡其善美但膳宿學費在在需資此次已費君不貲焉

可再爲君累儂思之熟矣願爲君家侍婢以終身以報鴻恩余不待辭畢亟搖首曰烏乎可哉羅敷固無夫使君已有婦不敢相屈姑娘居媵妾無已其兄我可乎曰斯兒女之事原不該出諸儂口兼之父骨未寒旅櫬未安儂之所以忍恥抑痛冒大不韙者原冀竭吾之所能以報君德於萬一耳若不允我則此後東西睽隔又何以伸吾志余曰其如吾妻之不能容何鄉間女子未明深義且心地窄狹縱卿能委曲求安而彼不見諒得勿負卿與其悔之於後曷若愼之於始是以吾不敢不審愼而出諸口也時余友攙言曰吾知君夫人固非妒婦也況以姑娘之溫文秀慧能不我見猶憐設不容吾自有療妒方也君其許之

余爲友所迫乃不得復辭自是而後余遂爲曉霞之保護人矣爲吟『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句於吾心未嘗不慽慽也曉霞深明大義名雖夫我仍守身如玉從不見其色笑良以孝思敦篤哀痛未殺吾愛而敬之敬而畏之誠不敢以非禮相犯有時惟對坐作文藝上之談話而已既而余友得爲都督府之顧問將眷屬接至省垣曉霞寄居其家頗得友夫人之憐愛自此余惟遇星期日一往視焉然同學咸竊竊私議謂我深居簡出之人何爲變遷若斯之速余亦任之是年暑假余託故不歸及冬余已得法政學校速成班之畢業文憑遂偕曉霞歸此時之余誠不異范大夫載得西子一舸歸來也

余家堂上無人惟我是主故挈曉霞歸得自由無恐余以曉霞妹余妻並囑其善視之余妻無慍顏余心愈安深德余妻不置謂其不妒如斯出於逆料之外不知其蛇蝎之心蘊於內而不形於外也惟王嫗背人謂余曰小主奈何作是狂舉恐家中又多事矣余告其始末並曰我與彼兄妹耳是何患不能安嫗聞言爲之默然嗣此一家洩洩相安無間至明年春時有戚服官江西者招余往余不願行曉霞勸我曰男兒志在四方豈以老故鄉爲能事哉余深是之行意遂決啓行之日有諸親餞行及晚余妻乃亦治酒於寢樓曉霞例坐於側飲間余囑余妻善視曉霞並保軀體余妻諾我則亦還以珍重余余妻不善飲旋醉伏椅上時座上惟余與曉霞二人曉霞雖與余同居從不背余妻與余交一語今將別矣彼乃滿斟一杯曰郎其飲此願郎此去立身揚名上顯先人下耀夫人余之得聞彼以郎呼我者是爲破題兒第一遭不覺樂極盡飲杯酒而余亦滿斟一杯還敬其前曰卿亦飲此願卿珍攝玉躬毋遺遠人憂彼亦飲盡時有寒雁一羣掠樓頭而過嗸嗸哀鳴余心有觸乃曰傷心哉此鳥得毋感離羣耶今吾之行殆猶是耳前途茫茫又未知能再會合否曉霞曰郎醉矣出門人宜求吉祥何出此寡歡語要知同在天覆地載之內寧無會合之期即不幸碧落黃泉何非……曉霞自知失言即逡巡而起推窗佯作望月以巾拭淚蓋其一

寸芳心斯時誠不啻利刃剸剚也余亦黯然起就其側彼見余則急拭盡淚痕強作笑語曰如此皓月幾見當頭因吟東坡水調歌頭曰「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方待續下而王媼來謂舟子速行三次矣遲恐天明不及抵蕭山渡錢塘余唯之曉霞於是撼余妻醒伴余下樓遲登舟舟既離岸余蹲立鷁頭回望月明樓中猶見曉霞憑檻而眺目送行人也

余自杭自滬而贛身雖北去心實南歸幸時得家報言曉霞無恙則略舒客心勾留一年實不勝羈愁幸戚他調余亟謀歸及至家余妻方治事見余之驟歸焉頗露驚慌之態余亟問曉霞何不出見曰死矣余聞言目驟昏眩倒仆於地移時始醒而身已在短榻之上顧襟前血痕斑斑不知何時所哇出余妻屏立榻前有間余曰死幾時矣何前無一語以及吾耶曰恐傷君心故偽言無恙耳余心疑有他問諸僕婦莫不皆然問王媼則已老病歸家余思媼或能證曉霞之死遂連夜而往媼家離余家幾二十里余厭舟行緩遲徒步而往王媼見吾至喜甚霜雪之顏驟添溫和之氣頻問吾客中安否蓋媼乳吾者固不啻母也斯時媼僕僕甚勞移座使吾坐迨余既坐則又訊余歸幾日矣余漫應之且曰媼何棄吾家歸來耶媼曰吾已老悖不如前之能事前之不言歸者以不敢負太夫人之遺命且小主年稚幸今已英俊而主婦亦

明慧能任事仔肩可卸是以歸來且吾子農事正忙正亦須人守望余曰嫗亦知曉霞之死乎嫗慘曰可憐哉此姑娘又曰姑娘之死小主豈今日纔知耶余僞對曰蚤知之然其死有他故敢以問曰病死也豈有他哉諒以姑娘薄福不足受小主之憐余曰姆可勿諱曉霞之死吾知之審蓋皆得於他人之口吾知姆之忠敢且曉霞固爲姆所愛其死其生姆必知之故特來證明之耳嫗固忠厚長者信余所言則喟然曰可憐姑娘之死雖主婦殺之實衆人陷之自小主赴贛之明日姑娘例與主婦共晨餐時主婦梳洗方罷姑娘入請曰姊欲進食乎語尚未畢主婦怒目叱曰姊呼誰誰是汝姊汝不自思本來面目汝是杭州之叫化女子耳有何福德而以姊呼我休矣醜婢子莫學夫人也姑娘被斥俯首不語兩朵紅雲飛上耳根主婦又曰主人幸赴江西不然生被汝小狐蠱惑欲死纔見姑娘之衣裳曰汝婢子是烏可衣錦繡之服速爲更易青衣不則綠衣黃裏豈復成體統耶時僕婦在側誰不仰承風旨即挾姑娘至內室易以敝垢之服顧姑娘無戚容怡然曰固此衣足以適吾體時吾頗憤憤起欲與主婦爭因小主瀕行時曾囑吾善視姑娘而姑娘反止余曰無庸恐傷夫人心吾寧甘此吾自審吾命宜爲婢僕若衣文繡饜膏粱必反折吾之福而促吾之壽姆不如爲吾乞作竈下婢得以稍離夫人之顏色若侍立左右捧匜握巾愈足以

擾夫人之怒吾善之姑娘性情和順從不一忤儕輩然世多佞人見其如此則多方揶揄之日媒其短於主婦前以博主婦歡而主婦礙吾之眼刑威猶不遽發有時怒斥而已後吾子婦有疾召余歸家將行姑娘謂余曰姆事了可早來遲恐無相見期姑娘與吾不啻狠狽吾在家十餘日時念姑娘及見病略有起色亟返詎事有出意外者則及吾入門姑娘已幽居東樓問諸傍人謂姑娘與男僕嬉爲主婦所見是荷重譴嗟夫以姑娘之貞靜幽嫻寧有是事其必含冤無疑是夜人靜悄至東樓顧雙扉嚴扃魚鑰深鎖余乃低聲喚姑娘姑娘驗爲余音乃應曰姆來耶大佳吾將有以勞姆不知姆能任否吾疊聲應曰能姑娘曰吾有紙一束人歸來可授之謂我薄命人已矣今生不能報德期諸來世余曰姑娘知小主之地扃不以書召之使歸曰是安可哉主人此去爲効力社會發軔之初豈可以薄命人故止其進行况吾身受創殊甚竟體鱗傷肉膠衣袂自知去世不遠且我甚樂死也但恐死後無證遭人匪議故留數字耳惟主人歸時須勸其弗悲並勸其弗以薄命人爲念要知我身雖死心實未泯痴魂一縷縈繞左右其較生時猶爲自由也主婦固厚我今日之遭謗誹是吾小信未孚之過故不怨主婦亦不尤傍人設主人以我死故與主婦反目則愈增泉下人之罪戾姆幸爲我致意焉吾恐時久人知乃曰姑娘所委者可速授我吾

將去遲恐被主婦知姑娘曰門牖無隙且所書之紙爲粗紙質頗麤厚吾今擲諸牆外姆明晨往可也余應之別慰數語遂辭樓歸寢明日視門外牆下果有粗紙一束展視之祇見血蹟模糊草率成字可憐姑娘乃以血代墨而書者也嗚呼傷哉吾事咸了乃入主婦房欲爲姑娘乞憐見小婢就主婦耳語言辭隱約第聞曰曉霞死矣嗟夫吾豈忍再睹可憐之姑娘者以是即託故歸家今喜小主來吾將以姑娘之紙授子惜吾不識字不知其中作何悲傷語也嫗入內啓箱取紙來展覩之祇見點滴鵑血成絕命詩四首噫吾負曉霞吾甚負曉霞也詩曰

腸斷西風百不支庭前況是月明時徘徊幾作闌山望幽怨綿綿與我期

記得相逢旅店初蛇知含草雀含珠分明一曲爲憐子別有恩如雨露濡

九畹蕙風呼上天可憐身世渺如烟煮龍刺竹愁回首羞看念奴舊日篇

生成薄命自尋思春滿鏡欄那有期此日一揮夜臺淚墮樓人比夢醒時



雞頭肉

烟橘

諸君在酒席上面吃的紅燒八寶鴨鴨肚皮裏的芡實大概都嘗過滋味的了試問這芡實從那裏來的諸君一定說有什麽難答都是從南貨店裏買來的我再問一句南貨店從那裏去採辦來的那麽有些不明白了因爲芡實俗名雞頭蘇州人都知道南蕩雞頭是很有盛名的但是南蕩雞頭產額有限要不是另外有一處大大的產地那裏能夠供給需求呢須知道大宗的出產却是在江蘇山東交界的微山湖和安徽的巢湖兩湖共管的洞庭湖等處這些石榴式的雞頭經山東人剝去了外層便成一顆顆褐色的圓粒一船一船運到吳淞江曲一個小鎮上這個小鎮名喚同里到了同里就卸在幾家雞頭行裏鎮上的婦女便論斤的買來把桑剪剪去了硬殼在鑊子裏煮了一回撈起來裝在布袋裏加些河沙帶水磨擦把外面一層淡赭色的薄膜擦去了便成珠子似的光潤圓滑的雞頭肉賣到南貨店裏曬乾了然後分銷各處統計雞頭肉的輸出額每年也有二三萬元呢

我已經把雞頭肉的成功小史說得很詳盡了如今要記述一樁關於剪雞頭肉的趣

事也可以算是雞頭肉的豔史啊請諸君往下看去同里鎮的北市梢有一家貧苦人家姓陳只有母女二人陳母年紀雖不到五十歲已經守了二十多年的苦節女兒秋葆今年還只有二十一歲論理無貧產的人家兒女的婚嫁總容易些因爲陳母十二分寵愛伊的遺腹女想在鎮上覓一個衣食可靠無憂的女壻但是爲了門第的關係伊合意的人家嫌伊低微人家合意的伊又是看不中蹉跎蹉跎竟耽擱到二十一歲上還沒有坦腹東床的佳壻伊的女兒姿顏態度在普通眼光批評起來總算上等了只差不識字手裏針線也來得否則便可以稱伊是個全材了伊們母女二人終日都剪雞頭當做一種職業

陳母年紀究竟大些所以比不得秋葆的眼明手快伊們一天到晚滴滴搭搭的剪着到半夜還不肯停息左右鄰舍家的小姊妹在日間各自端了一隻圓匾中間放了三隻蒲包一隻是沒有剪殼的雞頭一隻是已經剪碎的雞頭一隻是完善的雞頭初學的時候時常要剪碎剪碎了就不能和完善的放在一起因爲不受磨擦的了這些落伍的東西便是朝上充飢的材料可以代用稀飯呢要是手法嫻熟的竟是絕不剪碎的除非有幾粒生得格外不圓整外殼又是厚薄不勻那麼就難免一碎了伊們坐在一起手裏剪着嘴裏嘻嘻哈哈的調笑眼睛還要看路上行過的人差不多是五官並用了秋葆雖然也加入

這個臨時會中間不過小姊妹們都說伊是個規矩人一本正經的剪好像做新娘子眼觀著鼻鼻觀著心嘴裏不肯輕易說一句笑話秋葆自己想我雖沒有做新娘子但是姊妹們卻一個個做新娘子去了伊每天晚上提了一袋雞頭肉和一隻木盆走到小河的灘灘浪磨擦雞頭肉伊身子向前不時的聳動雪白的臂腕捋起兩袖在西風中間眞是吹彈得破到了明天天色剛剛亮了伊已經起身了提了兩三籃雞頭肉到市上去在風簷下等候店門的開放一時喧鬧的聲音和七高八低的籃圍滿了櫃臺伊也擠在中間做同樣的動作那些店夥還是嘻皮笑臉的取笑說誰的肉白誰的肉不白分明是機帶雙敲呢那些年紀長大的自然不肯饒讓在百忙中間和他們搶白惟有還沒做新娘子的秋葆受人家調笑的最多伊又是面嫩聽了那些游言早是紅雲上了兩頰微微有些怒意了但是伊儘是和人落落人家卻十分逢迎所以每回買賣總是伊得的賺頭多這件事小姊妹們都知道的少不得由羡慕而生嫉妒了凡是存了嫉妒的心更是留心對方的舉止日積月累卻造成了一種不可究詰的浮言

一家南貨店裏有一個少年夥計朱成材每天朝上收買雞頭肉他也是當秤的一個他雖是沒有犀麗的衣服裝飾卻很顯出眉清目秀的丰神所以他若是在一家富貴人家怕不是一個翩翩濁世的佳公

子，麼人家傳說他很有孝行在店裏每月賺不滿四五塊錢却總要把兩三塊錢孝敬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在前年去世了他哭得眼睛像胡桃一般因爲他的母親老早就撇開他又沒有兄弟姊妹他的父親兼做了母親的工作把他撫養長大他今年剛纔十九歲從父親去世以後他更是省儉簡直一個閒錢也不肯用掉那些夥計對於很喧鬧的賣客都是突出了眼睛么喝再也沒有像朱成材般和顏悅色了所以秋葆每天總是賣給他的他對於秋葆和別人也差不多不過秋葆知道成材的身世成材也知道秋葆的家況大家都是在茫茫前程中進行自然另有一種同情相感但是他不便和伊作懇摯的談話

成材原想在晚上職務空閒的時候到秋葆的家裏和伊談心他雖有這樣存心却沒有那麼勇氣他覺得在這個時代和女子交際並不突兀不過社會上總不免有些誹議他雖是中流人很不願受人家下流人的看待所以他終究裹足不前就是在朝上買賣時候也不過說幾句很淡的閒話誰也不能把一顆心捧出來兩下證明一回冬天到了在朝上起身十分寒冷他見人家都有一件絨繩背心聽他們說很有暖氣因此他也想做這麼一件論起絨繩的錢還够不過沒有人替他做要是請人做必須出一筆手工錢他老大不情願實在是不捨得只得作罷後來在賣買的時候看見秋葆腕上穿着絨繩的手套

他問伊說這手套是你自己做的麼秋葆說是的你也要做麼我來說到這裏伊自己覺得不好意思了便把要說的話縮住了但是成材已經會意了便接着說我要做的是背心不知道你說到這裏也縮住了不過他略略停頓還能夠完成這一句話說是你可肯替我做一做啊秋葆微微笑了一笑接了籃和錢走出人叢似乎見伊點點頭到了旁晚伊走來了却是買三根蠟燭成材不由自主的走去接這個主顧秋葆拿了蠟燭付了錢還是不去對他說你要做絨繩背心可去買了絨繩交給我我不要你的錢說完了折身便走見伊低了頭想伊一定很難爲情了成材心領伊的好意當眞去配了絨繩附了一件短衫做個尺寸的樣子包好了仍舊等伊在賣雞頭肉的時候交給伊並且很誠懇的感謝伊過了三天忽然不見伊來了因爲伊家按天靠着雞頭肉上賺的錢做開門七件事的資本所以竟是風雨無阻必定早降的到了第四天却見秋葆的母親提了四隻籃來了成材再也忍不住上前去問伊說這幾天爲什麼不是秋葆來呢那老婆子說伊病倒了三天了今天寒熱略略涼醒些纔能夠出來成材聽了頓然一怔吃過了中飯一直走到秋葆家去他也不顧什麼了踏進門檻就碰見了秋葆坐在一隻竹椅裏手裏還在那裏工作並不是剪雞頭却是做絨繩的背心成材那時心裏說不出是哀是樂便說你有病在身

怎麼還替我做背心呢秋葆要想立起來可是沒有氣力只得仍舊坐著對他說你來什麼成材倒給伊問住了只是說我知道你有病說到這裏又說你的母親在家裏麼秋葆見他那種冒失的情形不禁笑起來了把手裏有九分成功的絨繩背心給他看那時節伊的母親剛從外面走進來伊也知道成材是南貨店裏的夥計伊也知道是個很和氣很規矩的少年並且知道伊女兒偸著工夫做的絨繩背心就是他的大概他還是爲了這件事來探聽做好沒有因此伊對成材說秋葆爲了你這件背心每夜做到一兩點鐘還不肯睡因此做傷了如今只剩一分的工夫就做完功了你可不要謝謝伊呢成材正在沒

有什麼可說當眞說了一聲謝謝你沒要緊的緩著做罷明天會一壁像背書似的把一課寒暄的尾聲背著一壁早已拔脚轉身出門去了到了明天秋葆等收買雞頭肉的鬧市過了把做完的絨繩背心和做樣的短衣送到成材那邊成材問他手工錢要多少秋葆恨恨的說我早已說過不要錢的我要錢也不給你做了成材還是要給伊伊便一揮手走了成材心裏感動得怎麼似的可是沒有一天沒有一個時間不想著秋葆他也不明白是什麼講究覺得這個心裏頭總留著伊似乎非得到了伊便不得安慰後來他有一個表姑夫要替他攀親問他有什麼意中人他知道機會來了便大著膽兒說我只有陳秋

葆是合意的不知伊家怎樣恰巧那表姑夫和陳家也有一些姻婭關係因此仗著他的熱心竟把兩下撮合攏來了誰知在未撮合以前却是起了一種小波動因爲南貨店裏的同伴見成材穿的絨繩背心是秋葆白辛苦給他做成的秋葆在賣雞頭肉的時候總是和成材有一種描寫不出的情況大家由推想而論定造成一種浮言說是成材和秋葆有曖昧了同時賣雞頭肉的女伴也附和這種論調這種消息給秋葆的母親聽見了便不再狐疑的答應把女兒嫁給成材了這是那些同伴再也想不到的

但是他們倆在精神上果然得了圓滿爲了生活問題不免仍要陳秋葆每天把雞頭剪著呢

▼亂後重登江亭同鑄秋小坡作（周美權）

劫後誰尋浩浩愁
殘陽惜我不多留
壞牆山湧滄溟色
敗葦風掀麥浪秋
寂寞一龕同茗話
銷沉古輩閱詞流
人間回首成憂患
翻羨枯僧早白頭

冶開禪師之輓辭

圜

常州天寧寺冶開禪師示寂●日來本埠寓公致輓之件甚多●
足徵功行所昭●動人崇仰●爰爲選錄如下●（劉澂明輓詩●）
道人之來何所來●燭天圭景蘗陰開●道人之去本無去●白雲
不笑青松衰●脫然來去空無蹤●莊嚴海會想雍容●繩牀一拜
成終古●惘惘經樓半夜鐘●（程雪樓輓聯●）六重念八輕●遺
教親承木叉戒●十方三世佛●善緣共結蓮花因●（葉伯皐輓
聯）與觀音聖同日降生●是蓮邦上善●再來娑婆界●後彌陀
誕三朝示寂●入華嚴性海●五教斷證圖●（狄平子輓聯●）終
南七載●擔荷龍池正法●天寧一矩●巍然臨濟宗風●



一個多疑的丈夫

沈蒼鷗

一天是風和日麗的時候就是馮翠英出嫁的佳期那牆壁上掛滿了紅軸喜幛屋檐下紮滿了燈彩金碧輝煌好不美觀啊那些近鄰看熱鬧的人進進出出誰不說馮翠英是有福氣嫁得這麼一個好丈夫有錢有勢那裏還要愁吃愁穿呢眞是福分非淺我們這條街恐怕要算是馮家小姐嫁得頂好了還有那些親戚朋友們都來向翠英的父母並伊自己賀喜那時翠英的父母笑得合不攏嘴眞是快活到十二分了唉！可是翠英自己呢卻與伊父母成一反比例總是嗚嗚的哭啊旁人看來以爲新嫁娘總是這樣的也沒有什麼稀罕一陣軍樂聲又是一陣淸音細樂這是什麼聲調呀原來是男家來迎親了那時馮翠英好像將要墜入地獄似的那悽慘的哭聲也隨着那些鼓樂的聲音

提高了一般親戚朋友們都來勸伊伊終是嗚嗚的哭……唉！可是這時哭已沒法好像木偶似的由他們擺佈罷了不一回纔覺眼前暗了暗已坐在一個四方牢籠裏騰雲駕霧飛的擡去前面那些軍樂和清音細樂吹得悠揚委婉又好像唱着什麼凱旋歌似的奪了人家的嬌女……

唉！馮翠英是一個文明女子腦海裏藏滿了新思潮對於婚姻戀愛時常懷着自由主義可是買賣式的婚姻絕對的反對却不知伊父母瞞着伊竟訂下了這頭親於伊父母的意思呢以爲女兒已長大不能不訂親了况且高家有錢有勢這麼一家人家不配難道還想什麼所以不問翠英合意不合意竟毅然決然的訂下了這頭親唉！却不知配了這個多疑的丈夫翠英一生的幸福就此斷送了啊

光陰很快一天天的過去由日而月由月而年馮翠英出嫁到如今已有一年半了這一年半的光陰人家看來是以爲甜甜蜜蜜在翠英自己呢却是以爲很苦很辣啊

有一天伊丈夫高猶豫自外歸來不見翠英就懷了一肚的疑以爲翠英出去不知還是到什麼意中人家裏去呢還不知是到什麼不正當的遊藝場去呢急得他坐又不是立又不是呆呆的胡思亂想至後翠英回來了他就氣憤憤向伊說怎麼你出去不叮囑我一聲偷偷摸摸出去呢我以爲你今天不回來

了。不料。你。還。背。回。來。還是。想。着。家。呢。還是。戀。着。我。啊。可憐。翠。英。欣。忽。忽。從。外。回。來。冷。不。防。被。伊。丈。夫。如。此。搶。白。怔。了。怔。半。晌。說。不。出。……伊。丈。夫。又。繼。着。說。你下。次。出。去。最。好。是。叫。個。媽。媽。陪。着。否。則。一。個。婦。人。出。出。進。進。總。是。不。成。樣。子。的。不。要。說。日。久。要。被。人。家。疑。心。就。連。我。也。要。起。疑。的。啊。翠。英。聽。到。這。裏。就。氣。憤。憤。回。答。他。說。難。道。以。爲。我。是。三。歲。小。孩。進。出。都。要。叫。人。陪。嗎。還。是。疑。我。有。不。正。當。的。行。爲。呢。我。因。爲。閒。着。出去。買。些。東。西。不。想。走。回。來。受。你。的。氣。聽。你。的。怪。話。唉！我。一。生。的。幸。福。已。經。斷。送。了。你。莫。非。連。這。點。自。由都。要。斷。送。嗎。說。完。就。繼。着。嗚。嗚。的。哭。個。不。了。

又。一。天。從。外。面。遞。進。一。封。信。這。大。約。是。翠。英。的。同。學。寄。來。的。但。是。起。初。一。二。封。信。被。伊。丈。夫。瞧。見。還。沒。有。什。麼。待。後。來。那。邊。來。信。這。邊。覆。信。彼。來。此。往。那。麼。一。月。中。差。不。多。已。有。三。四。封。的。來。往。了。唉！可。是。伊。丈夫。也。漸。漸。有。些。懷。疑。了。以。爲。翠。英。雖。然。是。寫。那。些。普。通。酬。答。同。學。的。信。但。是。日。久。從。中。不。免。有。一。二。情。書。寄。給。別。人。我。又。那。裏。知。道。呢。越。想。越。疑。越。疑。越。急。至後。言。語。中。就。有。些。禁。止。翠。英。多。寫。信。的。口。氣。有。時。他。對。伊。說。大。凡。做。一。個。女。子。祇。要。女。紅。好。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讀。書。識。字。呢。可。是。女。子。一。識。字。就。會。寫。信。一會。寫。信。那。些。不。正。行。爲。或。是。與。人。家。發。生。戀。愛。多。是。由。一。封。信。的。介。紹。啊。所。以。我。有。時。瞧。見。人。家。女。子。或婦。人。們。多。寫。了。信。委。實。有。些。疑。心。……馮。翠。英。是。個

溫和聰明的女子聽了伊丈夫這種指桑罵槐的議論就知道暗中是說伊疑伊可憐連寫信都要被他疑心了唉！局外人還要說馮翠英眞是好福氣但是伊自己呢終日以淚珠洗臉啊

另外又一天高猶豫在一家照相館裏看那些花花樣樣的照片無意中在那陳列照片的玻璃窗內瞧見了一張六寸大小的倩影看那副鵝蛋臉兒正與他的妻一樣婷婷的立着手上還拿定一本洋裝冊子好像很歡迎那些賞看伊的人在那裏微微的笑着哩惟有那對秋波不過較他的妻稍有些差別還有那個方額略爲闊些罷了其餘呢分毫無異若不是細細的看簡直眞要疑爲翠英的倩影啊那時高猶豫頃刻間瞧見了不知細細的端詳也不想想天下這麽大容貌相同的人總不免有的就一味疑心一回向那張照片看看一回又低着頭自忖這不是翠英的照片嗎怎麼伊會在這裏拍起照來呢而伊的照片又怎會放在這裏供人家做招牌而被人家以爲西洋鏡看呢難道伊自己不知廉恥就連伊丈夫的面子都不顧了嗎伊膽子眞大極了但是我是愁懦極了莫非約束伊不住嗎唉！若不是今天到此處來看照我還蒙在鼓裏咧我先前見伊的一舉一動早已有些疑心却是苦得沒有憑據能了可是今日呢憑據有了哼！伊原來如此……他呆呆的胡思亂想了一回臉上一陣子白一陣紅再擡起頭

來瞧瞧這不是明明是翠英的照片嗎越看越像而越看越疑末來他竟把那張照片買了當作憑據一直跑回家去向伊衝突了

隔得沒有幾日那些報章上忽發現兩則離婚通告一則是高猶豫說伊不守婦道終日在外亂混茲於上星期在一家照相館裏覓得伊的一張照片這就是伊有不正行爲的憑據因家中不能容忍此種淫婦已彼此宣告離婚……還有一則就是馮翠英說他沒有眞情戀愛動輒辱駡非但多疑而且誣衊善良因思與此種不良丈夫久居實不能再忍茲雙方情願簽約已宣告脫離……

▼女士生於何年 （百）

裁判官謂女證人曰。女士生於何年。女證人答曰。第七十六年。（西曆）裁判官曰。嘻汝果生於一千七百八十六年乎。抑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乎。（此則須再思之方知其妙）

記盧毅安相人術

羅癭公

譚某廣東人。上海鉅商譚彤卿之子●年二十餘●羅文幹之戚也。一日盧與友數輩●集文幹所●譚突入●忽避復出●盧異之●友曰●此人如何●盧曰。此乞丐相也●座中皆哂之●盧曰●天生乞丐●無術以易之●友曰●此鉅商之子●其父富數百萬●安得言乞丐●盧曰●此非渠所能享也●必凍餓以死●死必於道路。友問何時當驗●盧言年內事耳●其時方十月也●未幾●羅文幹還粵●電滬請譚以車相接。屆時譚方在某俱樂部博局●忽看時計●謂須赴車站。忽忽出門。其汽車夫他往●乃躍登他人之汽車●促赴車站●適羅因事後期。譚蹀躞車上下●不得見●殊焦灼。腹中饑甚●僅服夾呢袍●風驟起中寒。身弱不能任●遂倒斃●時行人散盡。汽車夫亦不知其何人●入站尋之●蓋已絕矣●



金錶

范菊高

克魯士大學齋舍監巴蒙而先生在他的房間裏沒有事做向架上的粉筆匣裏拿出一支小的來在臺面上瞎畫以爲消遣倭得一聲房門開處一個穿黑制服的學生走進來哭喪着臉道『巴蒙而先生！我的金錶忽地不翼而飛了……』巴蒙而嘆口氣道『唉！想不到高尚的學校裏居然也時常發見竊案……傑克生！你的金錶什麼時候失掉的』傑克生(就是那學生)道『剛纔我偶不留心把金錶放在臺上忘記藏好就到膳堂裏去餐罷回房不見那金錶了東尋西找終沒有他的蹤影……』巴蒙而道『你也未免太粗心了啊可有受嫌疑的人』傑克生道『沒有甚麼……只是住在隔壁室的薄爾代不知怎的今天不去聚餐……』巴蒙而點點頭道『你去喚他來』停了一回傑克生同了薄爾代來了巴蒙而問薄爾代道『剛纔你怎的不去聚餐』薄爾代戰戰兢兢道『我身子有些不舒服昨夜還發寒熱咧』巴蒙而道『可曾受過校醫的檢驗』薄爾代道『沒有……』說到這裏却巧校醫葛

萊恩來了巴蒙而快活得跳起來道『葛萊恩先生你素來有福爾摩斯第二的綽號現在我要把這件事煩勞你一下子了』當下便接着報告傑克生失物的事情：：葛萊恩喚薄爾代到醫室裏去細細的檢驗奇異道『呀：：薄爾代！你沒有什麼病啊』薄爾代道『不差！我何嘗有病這是推諉之詞啊罷了罷了現在吐實了吧……我不曾偷傑克生的金錶……今天下午第一點鐘便是歷史試驗我沒有預備成熟想犧牲了午餐做那卑鄙的勾當：：』一面說着一面從衣袋裏拿出幾張小紙頭來上面寫得密密層層好像一堆黑蟻交給葛萊恩道『他們去聚餐的時候我正在抄夾帶啊……請你不要去告訴學監……』說到這裏面孔紅將起來覺得怪羞赧的葛萊恩道『那時你可曾走到傑克生的房裏去』薄爾代道『我缺乏削鉛筆的小刀走到傑克生那邊去拿來借用一下……』葛萊恩道『那末你拿刀的時候可看見他的臺上有一隻金錶』薄爾代道『我不曾留心好像沒有』葛萊恩道『上課鐘就要敲了你們歷史試驗嗎快些走去罷我不告訴學監就是了』把這幾張夾帶的紙頭撕作粉碎薄爾代嘆道『早知如此何必辛辛苦苦的抄反得竊賊的嫌疑犯呢……』

＊＊＊＊＊＊＊

葛萊恩問傑克生道『你失掉的

金錶是什麼樣的』傑克生道『是瑞士摩特斯廠的出產品價值還可算得貴大約要五十元呢』葛萊恩道『我們學校裏可有和你同樣的』傑克生道『啞木斯也有一隻的……』葛萊恩道『薄爾代的確令人可疑他說你們聚餐的時候曾經來過一次推諉借甚麼削筆用的小刀况且他沒有一些疾病却不去吃飯誑騙巴蒙而先生……偷金錶的賊兒不是他是誰呢咳！我起初以爲他不像個品行卑鄙的無賴那知也是「三隻手」的流亞人不可以貌相委實不是欺人之談……傑克生！我盡我的能力去找還你的金錶……』

＊＊＊＊＊＊＊＊

葛萊恩把一隻金錶交給傑克生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在薄爾代那邊查出你的金錶來了現在你藏好些以後不要再這樣的鹵莽至於那竊賊薄爾代到了寒假後喚他不要到本校讀書了』傑克生接着就納在衣袋裏很懇摯的對葛萊恩道『多謝先生！使這金錶物歸原主……』

＊＊＊＊＊＊＊＊

光陰過的眞快眨眨眼禮拜六又到了傑克生整整衣服走出校門望「海波」路出發走進玫瑰俱樂部的撲克室裏面坐着三四個青年見他進來立起點頭不約而同的說道『時候已經不早了怎的這樣姍姍來遲呀』傑克生笑道『休得信口胡說了現在不過二

點多鐘咧』說完把金鎊拿出來給他們瞧一個身材長大的道『你重新買了嗎前天押給我的瑞士金鎊和你現在手裏的不差絲毫啊』說着也把金鎊拿出來兩下一對果然相同傑克生道『不差！我又買了一隻了前天押給你的我也不高興贖回來了押單燒掉了罷』說時遲那時快他劃了一根火柴把押單將要燃燒了外面跳進一個老年人來把押單搶去傑克生正要回轉頭來和那人發作忽地那人把鬚髯拋來對他微笑道『學校裏去！學校裏去！』原來不是別人便是克魯士大學的校醫葛萊恩先生

＊＊＊＊＊＊＊＊

巴蒙而對葛萊恩道『這件事真是虧你的否則薄爾代一定要受不白之寃了呢你怎的知道傑克生在玫瑰俱樂部裏』葛萊恩道『我在他的房間裏找得一張會員證明晃晃的印着「玫瑰俱樂部」我本來知道海波路裏有這個俱樂部不啻是墮落之窟他既入會他的品行道德亦可想而知了我便化裝了老年人去入他們的會一到禮拜六他果然來了當時我在窗外偷看他們一些也不知道……咳！推求根源還虧啞木斯的金鎊咧我把啞木斯的金鎊假說是從薄爾代邊查出來的交給傑克生他本想喚別人賠償今見送上門來自然接着拿了……』巴蒙而道『你真不愧是福爾摩斯第二慶祝你成功……』



地球上最老的白種人

（原文見大陸報）

徐夢周

約翰希爾（John Shell）是美國田納西省（Tennessee）人生於西曆一千七百八十八年九月三日一向身體健全精神矍爍直到今年（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六月中旬忽然害起病來藥石罔效扁鵲無靈畢竟魂歸天上自尋快活去了計算他的年紀有一百三十四歲在白種人當中的確是一位長壽星官哩

希氏的父親是一個製造鎗礮的專家他第一位夫人年紀還比他長二歲在十年前頭過世的撇下一個兒子叫威廉（William）現在也有九十六歲了

後來續絃之後居然還生出一個男來今年只有七歲在人家看起來這個髫齡幼童總當是他的曾孫哩

起初希氏還遯跡山間和世俗完全隔絕等到般到婁塞爾城（Louisville）裏之後放始漸漸的和

地球上最老的白種人 二

外界接近起來所以對於國事方面他也曾經建設過幾番事業他還有一種特癖就是他年紀雖大對於游歷卻十二分歡喜有一回他坐着一隻飛艇到幾個省城裏頭去白相一趟有許多報界代表去見他他總把兩樁事情講出來一樁是華盛頓死後的哀榮他說還能記得再有一樁是布恩氏(Daniel Boone)「按布氏爲美之探險家生於一千七百三十五年卒於一千八百二十年」一百年前的儀容風采他閉了眼睛能夠想得出他說話的時候雙目灼灼沒有一些倦容人家還不曉得他是有這樣大的年紀了

節約麪包隊

昭實

今年秋間法國麥之收成不足供給全國之用與事前所希望者大相背馳法國須購外國之麪粉以補其不足惟有提倡省用麪粉麪包之一法足以補救之巴黎旦報 Le Matin 首先出隊提倡節省麪包麪粉之用度此隊名曰『節省麪包』隊法國政府及各要人甚爲贊成并鼓勵之農業總長致書旦報稱其提倡此舉之善并謂民間於此種問題須受嚴厲警戒農業總會正在設法使法國產麥足供全國之用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如聞獅子吼•

這可見是賊人心虛•

凡事都講資格•連弔膀子亦然•

第十三章　會理成賽馬奪頭標　潘良仲傳書逢鳥使

話說潘良仲正待仔細定睛的窺看忽聽得裏面如雷的吼了一聲登時把潘良仲嚇得退後了一步手脚都軟了來不及轉身要跑那廚房的後門已啞的一聲開了驀地躥出一個人來放開破鑼一般的喉嚨接二連三的喝問道找誰呢找誰呢你是那裏來的潘良仲到了這種時候一張嘴全不似平日的能談會說了其實自己並沒甚麽破綻給人家拏住儘可隨意回答又不是在三更半夜青天白日的難道還怕人能指奸爲奸指盜爲盜嗎無如他在風月場中的資格並不甚老自己一覺得心虛口裏本就有理也說不出加以陡聽了那聲斷喝手慌脚亂之後又被那接二連三的一問儼然自己有甚麽破綻給人家拏著了似的臉上即時變了顏色口裏不知要怎生回答

到底是什麼人。

警察署去的一句。更使潘良仲怵目驚心。

本來是個驚弓之鳥。

眞是一個大笑話。

到底是個怯哥兒。

才好光著一對眼睛看那人時正是在同鄉會樓上看見的那個拿鎖鎖門的漢子此時橫眉豎目更覺得顯出一種怕人的兇橫樣子潘良仲心裏一害怕不由得掉轉身就跑耳裏聽得那漢子在後面喊道拏你到警察署去潘良仲聽了這話那敢停步回頭呢一口氣跑出巷口還彷彿聽得後面有追趕的腳聲潘良仲不敢向同鄉會跑恐怕那漢子追到同鄉會拖累了魯理成直跑到神保町電車道上心裏打算那漢子如再追來自己就飛身逃上過路的電車急急的回頭一看神田道上過往的人雖多祇是不見有那們兇橫的漢子在內連望幾眼沒有才把這顆心放下立在街簷邊定了定神心裏忽然明白起來自己問著自己道你犯了甚麼罪惡要驚慌到這一步要是這們沒命的逃跑那漢子憑甚麼把我拏到警察署去豈不是個大笑話嗎我當時何妨推說是找朋友找錯了人家咧我又不會跑進他屋子裏去怕他做甚麼潘良仲心裏一明白了便不住的唉聲歎氣追悔他自己太不中用在街簷下站立了一會祇得無精打采的一步懶似一步走回同鄉會來將要走近那懸掛長谷川牌子的門口心

夜行膽小人確有此狀

這是自己的冒失

立在房內看書想見是個勤學人

沒頭沒腦的話

但是警察署的滋味已經嘗過一回

裏仍是禁不住有些驚跳就和膽怯的人不敢夜行一般明知並沒有可怕的鬼物卻祇是不敢獨自行走潘良仲一面害怕一面還是留神看那門上有沒有牛尾鎖也不知那鎖在何時開了自己又埋怨著自己道剛才爲甚麼不留神看這門上的鎖呢若看了這門上沒鎖知道那漢子回來了怎麼會毫無忌憚的伸著頸子朝他廚房裏去望呢一路埋怨著進了同鄉會的門看玄關裏面不見了剛才兩人的長筩靴和木屐料是已經走了上得樓來祇見魯理成獨自立在房裏看書潘良仲問道客就去了麼魯理成點頭道他們是來約我明日去大久保跑馬的祇略坐坐就走了你去那裏來呢潘良仲把腳一跺歎了口氣道我眞是倒霉偏遇著你有客來了害得我一個人吃苦頭若有你同去那個忘八蛋也不敢是那們欺負我了魯理成怔了一怔問道誰在那裏欺負了你潘良仲坐下來將方纔的情形述了一遍魯理成聽了也忿忿不平的說道豈有此理警察署不是他家的能聽憑他說把人拏去就把人拏去了嗎你又沒做賊沒偷他家甚麼東西無緣無故跑些甚麼你這是自討人欺負你不做出那犯了

了。這個疑惝倒也在人意料之內。世間因此而致夫婦反目者甚多。

隔屏山路近天涯遠。

好雨。

事怕他拏了去受罪的樣子。他就敢拏出那般神氣來對你嗎。我本來是不主張再爲女人尋煩惱的。那忘八蛋既有這們兇惡。我倒得想方法使他受受惡氣。並要查查他們的根底。我估量他們如果是正式夫妻。丈夫要出門。決不會將妻子鎖在家裏。魯理成正說著。隱隱聽得對門樓上有吵嘴的聲音。還夾著有女子的哭聲在內。魯理成即指著潘良仲說道。你害了那女子了。必是那忘八蛋見你虛心逃走。以爲是那女子乘他不在家。特約你去相會的。有你這們一逃。跑可憐那女子便有一百張口也分辨不淸了。潘良仲聽了。心裏很覺難過。連忙起身到窗戶跟前。從窗縫裏張望對面樓上。祇見那窗門仍然關著。畫眉籠仍懸在簷下。卻已不聽得有吵嘴的聲息了。這日潘良仲接連在窗縫裏張望了無數次。總不見那女子開窗。次日早起。魯理成打算去大久保和馬佐廷跑馬。祇因天光沒亮。就下起傾盆大雨來。知道不能跑馬。便在家中和潘良仲打主意。要使對過那漢子受受惡氣。早點過後。即將前面的窗門打開。二人靠窗檻閑談。不時向對面窗張望。忽聽得下面門鈴響。魯理成連忙伸著頸子朝下望。祇見一

長門深鎖

咳嗽爲號

文心細密

讀過書的便怎麼樣其意似乎說讀過書的容易入彀這就要用得着你

個身腰粗壯的漢子披著一件雨衣正從對過門裏出來果然拏著一把牛尾鎖把格門反鎖了潘良仲這時也看見了向魯理成努了努嘴輕輕的說道就是這個忘八蛋可惡可惜他那鬼臉被雨帽遮了不能給你看清魯理成看那漢子鎖了門還怕鎖的不停當抽出鑰匙把鎖搖了幾搖才大踏步冒雨走了魯理成見已走得遠了故意高聲咳嗽了一下咳聲才畢即見對過的窗門開了竟像是約了暗號的那女子坐在窗跟前右手拏著一本書左手推著窗格門順過頭對這邊望著因正在紛紛的下雨被雨絲遮斷了望眼看不大分明便緊蹙雙眉仔細定睛的看潘魯二人看那女子的神氣好像本坐在窗跟前看書爲聽得咳嗽聲才推開窗門來看魯理成在潘良仲衣角上拉了一下道你看還是個讀過書的呢怎的會被這們一個粗蠢漢子禁錮起來咧潘良仲點了點頭道看了他這憔悴樣子可知他心中十分抑鬱等我寫幾句話裹一枚銅元擯過那邊去看有甚麼動靜沒有魯理成笑道你這人也是吃虧吃不怕的也好你寫罷我自有方法遞過去潘良仲連哦了兩聲道不錯我倒把你的絕技忘了但

的絕技了●
這兩句雖按切近事●但亦迴顧前文●互相映帶●
一個掌心彈
潘良仲眞會肉麻●

是寫幾句甚麼好呢魯理成道這祇能聽便你寫我卻不知道要寫甚麼好潘良仲到自己坐位上拏了一張很薄很小的洋紙吮筆構思了一會實在不好寫幾句甚麼猛然間想出兩句牡丹亭上的話來便落筆寫道無端鑿遍了鄰家壁甚東牆不許人窺下款就套著紅樓夢上寶玉寫給妙玉的銜名也寫了檻外人書四個字當下寫好了遞給魯理成看魯理成接在手中看了一看笑嘻嘻的打開櫃子提出一個小小的線袋來從袋裏掏出一粒小圍棋子把潘良仲寫的字紙將棋子包裹了放在掌心裏搓了幾搓走到窗跟前看那女子還側著身子坐在那裏看書左手正待翻揭書頁魯理成笑向潘良仲道你看我要正彈在他的左掌心裏潘良仲道不要彈痛了他不要驚嚇了他才好魯理成笑著將棋子納入口中這時的雨已下得小了許多魯理成對準那翻書的左掌心噗的一口吐去隨即將身體往旁邊一隱潘良仲還不曾看見棋子出口就見那女子露出驚訝的神色看了看他自己的掌心即順過頭來望這邊潘良仲怕他變臉低了頭看下面一會兒再擡頭看時那窗門已關了潘魯二人都大失所

撇下魯理成●奇妙●古人靑鳥傳書●今爲畫眉傳書●愈見風趣●今人有放白鴿●這裏是放畫眉●雅俗不同了●好句●

望紙得也把窗門關了午飯過後天色已晴明了魯理成怕馬佐廷怪他爽約換了衣服自往麴町區去了潘良仲獨自坐在房中正在納悶不過忽聽得甚麼東西撲得窗門紙喳喳的響回頭看時祇見一個黑影子在窗外揚來揚去磨擦得窗紙喳喳的響連忙起身將窗門推開猛可的一隻鳥兒向潘良仲臉上一撲祇嚇得潘良仲倒躲不迭定神一看原來是對門樓上的那隻畫眉鳥用很長的絲線繫了一隻鳥爪放風箏似的飛到這邊來了潘良仲看這一隻鳥爪上繫了一片紙條兒紙上寫有字跡潘良仲慌忙用手挽住絲線從鳥爪上解下紙條兒來將手一鬆畫眉鳥向外飛去那女子一連幾把即將絲線收回去了潘良仲看對過的窗門祇開了三四寸寬那女子隱身窗門裏面看不見全身收進畫眉鳥後復把窗門關了潘良仲這時手拈著紙條如獲奇珍異寶愼重將事的打開來一看筆畫秀勁極像是臨欁玉版十三行的上面整整的寫著十個字道深鎖繡幃中是怕人搬弄潘良仲看了又看喜得跌脚道眞回覆得有些意思我寫去的是兩句牡丹亭他就回覆兩句西廂記虧他一時就想得起這兩

無怪潘良仲醉心
卻有惹人情處
這相思害煞小生也
想見魯理成得意之狀

句恰切的西廂成語來可見得他的靈心慧腕眞可稱得才子佳人合而爲一了但是這事也奇怪到了極處他既有這般容貌又有這般才學看他的態度又不像是小家子出身如何會弄到這裏受這般監禁的罪呢他用這畫眉鳥傳書實在虧他怎麼想得到接著長嘆了一聲道有這紙條兒一來我的相思病祇怕要害成功了一個人在房中踱來踱去盤旋了好一會打算再到那後門口去探望探望一想起昨日的情形仍覺十分害怕復從窗眼裏窺看那大門上的牛尾鐵鎖又已不知在何時開了思量那漢子既經回來去探望的念頭就更不能不打消了挨一刻似一夏的挨到黃昏時候魯理成喜氣洋洋的回來了進房便開口笑道幸虧我今日沒偷懶去麴町走一遭馬佐廷正和馬術學校的幾個學生在那裏等我我若不去旁的沒要緊頭等獎是沒我中國人的分了潘良仲喜問道你得了頭等獎嗎魯理成伸出左膀指點著脈腕上帶的一個鋼殼手表笑道這東西就是我今日大出風頭的紀念旋說旋解下來遞給潘良仲看潘良仲看那表殼背面鐫著馬術學校第四屆會賽紀念十一個芝麻小字

賽馬得獎●也是國光●

武員觀操從馬背上掉下●確有這個歷史●

你也得着了好處●

魯理成道據那校長和田剛太說中國還不曾有人在日本得過賽馬的獎例這種賽馬雖不能算是正式的比賽然在馬術學校能得著一等獎不問去甚麼地方比賽也不至落後並說我這回很替中國人爭臉不少普通一般日本人都說中國人不會騎馬從前中國派武員來日本參與閱兵式有好幾個武員從馬背上掉下來因此日本人都以為中國人是不會騎馬的這回被我這個無名的中國人得了一等獎大是出乎一般日本人意料之外有幾個不服氣的要求重賽和田校長不肯祇索快快的回去了其實就是重賽也沒要緊這個一等獎也不愁被他們奪了去不過累我多出一身臭汗腰腿多痠脹一會兒潘良仲將表退還魯理成道你賽馬得著了一等獎自是快活非常祇苦了我今日下午眞是坐又不安立又不穩便是熱鍋上螞蟻也沒有我這般難過時刻盼望你回來出個主意替我治療道相思病魯理成笑道就是那個洛陽女兒麼對你又有了甚麼表示嗎潘良仲道豈但是有表示簡直要我潘大少的命呢按著將畫眉鳥傳書來情形說了一遍並拏出紙條兒給魯理成看魯理成看了笑

魯理成言語•說得着•

吐過去三字•甚爲新穎•

留學生有此手段•

我爲女學生危•

偏有魯理成這一番言語•加以挑撥•

道。照這女子的情形舉動看來。倒像是一個經驗有素的會偷情女子。潘良仲問道。何以見得呢。魯理成道。他一個女孩兒家。西廂記。牡丹亭。這一類的書都讀的這般爛熟。還怕不是個會偷情的嗎。我看他那畫眉鳥都是特意餵養了。好替他傳書的靑鳥。使這事。你要成功很容易。你今夜挖出心血寫成一封纏綿悱惻的情書。我明日瞧著有機會。就替你吐過去。我包管他實心實意的和你要好。潘良仲道。他就實心和我要好不是白要好了嗎。那漢子在家的時候不待說是不中用。那漢子一出門就把大門鎖了。並且昨今兩日都是出門沒一會兒便回來了。我就是個神仙也沒方法可和他生關係呢。若是尋常的女子。祇要肯和我交談。我就不愁他不肯和我同睡了。叵耐這忘八蛋偏防範得如此嚴密。敎我有偷天換日的本領也無處施展。魯理成搖頭笑道。可見你的本領畢竟不高超。我是個遭蛇咬了的人。見了麻繩就害怕。縱有天仙化人的女子在這裏。我也不敢再轉這種念頭了。你旣是此心不死。他又回復了一個這們好的消息給你。你若再有一封動人的情書給他。你雖沒有方法可和他生關係。難道他

這比了考試恐怕還要用心

夜來辛苦了

讀者試猜是個什麼情形

也想不出方法來和你生關係嗎他既能想出這般巧妙的方法和你通消息必更有巧妙的方法和你生關係你祇耐心等著能潘良仲聽了心裏很覺魯理成這話不錯這夜眞個聚精會神的寫了一封情書書中的措詞命意無非是些仰慕顏色欽佩才情和見他被幽禁替他不平的話恭楷謄正了足費了大半夜工夫給魯理成看過之後自己睡在被裏還看了又看自以為沒有破綻了才折疊起來放在枕頭旁邊預備次日教魯理成吹彈過去祇因這夜欠了眠睡直睡到次日九點多鐘夢中聽得窗外有多人說話的聲音二人才驚醒起來潘良仲擡頭看壁上的鐘已是九點四十五分了聽窗外有下等日本人說話的聲息聽不出說的是甚麼魯理成收捲鋪蓋潘良仲就推開窗門朝下探看這也是不看倒罷了此時窗外的情形一看在潘良仲眼裏就彷彿迎頭一盆冷水澆將下來直把潘良仲的五臟六腑都涼得冰透了不知潘良仲眼裏看的是甚麼情形那女子畢竟是誰留著到第二集再寫

原文献无此文